

閩變見聞錄

劉宏謀

十九路軍主要人物

十九路軍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成立所謂「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到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該路軍將領沈光漢、區壽年、毛維壽等人，通電擁護中央，人民政府解體，歷時二個月的紛爭，史稱「閩變」，為國民革命軍民國十五年北伐以後，直至二十六年抗戰開始以前，國內所發生重大事件之一。二十二年春季，筆者肄業於福建永安縣立初級中學，曾隨同學至郊外歡迎十九路軍第六十一師張炎旅駐防永安縣城，目睹該旅軍容壯盛，武器精良，官兵頭戴鋼盔，為當時駐閩各部隊所未有。是年夏，我回到福州升學，又目睹、耳聞「閩變」前後形形色色，記憶述如後，敬請中外雜誌讀者指教。

十九路軍發動「閩變」的主要人物，如李濟琛、陳銘樞、黃琪翔等人，均直接或間接與十九路軍有所關係。國民革命軍十五年七月九日誓師北伐時北伐軍總司令是蔣公中正，下轄八個軍，李濟琛是第四軍軍長。第四軍指揮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副師長蔣光鼐，轄蔡廷鍇、范漢傑、戴

戟三個團）、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轄余漢謀、香翰屏、黃鎮球三個團）、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轄繆培南、黃琪翔、許志銳三個團）等部隊，當該軍進入湘省，向湖北攻擊時，係由副軍長陳可鈺率領第十、第十二兩師出發，李濟琛本人及第十一師陳濟棠部，留守後方。

我國有史以來，凡是從事內戰的部隊，勝利的一方，由於沿途收編民兵，收容敵軍所留下來的散兵游勇，以及將俘虜或投降的敵兵，編入自己的部隊中，於是愈打兵力愈多；而失敗的一方，却兵力愈打愈少。第十、第十二兩師，於十五年十月攻佔武漢後，兵力膨脹的不得了，第十師擴編為第十一軍，陳銘樞為軍長，蔣光鼐為副軍長，下轄六十、二十一、二十五等三個師，後又更改為六十、六十一兩個師，蔡廷鍇及戴戟分別為師長。而張發奎的第十二師，亦擴編為第四軍，黃琪翔升副軍長兼第十二師師長。民國十六年七月，張發奎的第四軍又擴編為第二方面軍，由張發奎擔任總指揮，黃琪翔水漲船高，升為第四軍軍長。此時特應注意的，是該軍的參謀長是葉劍英，他是共產黨員，曾任朱毛紅軍的參謀長，抗

戰時，為第十八集團軍的參謀長，大陸淪陷後，歷任北平偽朝要職，迄今仍為中共元老之一。由這裏，可見黃琪翔的政治立場。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陳銘樞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將兵權交出，於是蔣光鼐為第十一軍軍長，蔡廷鍇為副軍長兼第六十師師長。十八年六月，廣西宣佈獨立，桂軍進犯廣州，同時駐防東江的徐景唐軍叛變，六十及六十一兩師奉令東征討伐徐軍，擊敗徐景唐後回師廣州，在廣州外圍力拒桂軍的進攻，桂軍不支敗退，退回廣西。此時馮玉祥閩錫山反抗中央，於是六十及六十一兩師奉命北上討逆，在衡陽與張發奎部隊遭遇，激戰至為激烈，張部不支敗退。接着馬不停蹄地開赴山東討閩，所過之處，勢如破竹，閩部聞風先逃，順利克復濟南。

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後，六十及六十一兩師在山東兗州一帶待命。是年十月，奉命成立第十九路軍總指揮部，但不設軍部，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仍兼六十師師長，戴戟仍為六十一師師長。該路軍稍為整頓後，奉命開赴江西圍剿朱毛共軍主力，經漢口、長沙至江西興國縣參

加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二十年夏季，該路軍又擴增一個師，即第七十八師，由區壽年任師長，此時六十師師長為沈光漢，六十一師師長為毛維壽。

同年冬，陳銘樞調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因為十九路軍是他的基本部隊，於是十九路軍由江西調到京滬一帶擔任衛戍任務。此時陳銘樞權傾天下，他除了擔任衛戍總司令之外，更因孫科擔任行政院院長，而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又兼交通部部长。但他官運亨通不久，孫科擔任行政院院長只有一個月，便由汪精衛接替，副院長先是宋子文，後由孔祥熙繼任，衛戍總部在十九路軍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調閩時，亦行撤銷，交通部長陳銘樞則當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由朱家驊繼任，陳銘樞連失三要職，因此對中央產生怨恨。

抗日一戰場名中外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軍參加淞滬抗戰，使該路軍揚名中外，所有高級將領，都變成民族英雄。這也難怪，自從「九一八」事變後，當時由於我國國力過於薄弱，故東北四省大部分地區，除了馬占山將軍領軍抵抗外，其他國軍，對於日軍的入侵，均未加抵抗。後來十九路軍在上海地區，奮起抗戰，使日軍三易其將，四換其帥，當然受到全國輿論的鼓勵，與全國同胞及海外華僑的支持。此時應特別一提的，即中央最精銳的第五軍，轄有第八十七及第八十八兩師，亦奉先總統蔣公命令，參加了這次作戰，但

當時因外交關係，不對外宣佈，實則第五軍的艱苦卓絕，勝不居功，實是最愛國的模範部隊。

「閩變」前的各種徵兆

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淞滬停戰協定中日文本簽字，十九路軍因連年作戰，沒有整訓機會，因此中央為愛護該路軍起見，便命令開往福建整訓。三十一日，行政院國務會議決議，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六月，該路軍所屬各師，便分批由滬抵達福建。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又決議，調蔣光鼐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鍇為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從此福建軍民兩政，完全置於十九路軍控制之下。

十九路軍抵達福建之後，逐漸形成割據局面，蔣、蔡等人變成了新軍閥。新軍閥的特色，便是保存實力，擴充部隊與清除異己等。當時駐防福建的部隊，除了十九路軍三個師外，尚有第四十九、五十六兩師、新編第二師，以及省防軍中的最大單位陳國輝師。當然尚有省政府所屬的各保安團隊，由於兵力不大，不再多贅。

陳國輝師原來是由福建的民軍編成，十五年十月，何應欽將軍指揮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進入福建，陳國輝師編為新編第一軍獨立第二團，以後該部又編入其他的民軍與併吞若干保安團隊，兵力由團擴充為旅，由旅擴充為師。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蔣光鼐下令將陳國輝扣押，並派兵將陳師部隊包圍繳械，至十月九日完全將該部解決，於是將該師的士兵與由廣東募來的新兵，編為第十九路軍補充師，派譚啓秀為師長，各級幹部分

別由六十、六十一、七十八等三個師中抽調。

十九路軍次一併吞的部隊，便是第四十九師。該師師長張貞，原是國民革命軍的老幹部，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成立時，張貞是何應欽將軍第一軍的補充團團長，由於張貞是閩南詔安人，故東路軍入閩後，他收編了一些民軍，成為獨立第四師師長，以後更改為第四十九師師長，駐防於閩南地區。十九路軍採取解決陳國輝師的相同方法，於二十二年春，解決了四十九師，調沈光漢為師長，各級重要幹部，亦分別由十九路軍原屬三個師中抽調，但四十九師番號却保留着。

新編第二師，師長為盧興邦，福建尤溪人，出身草莽，十五年十月，何應欽將軍東路軍入閩時，編為獨立第一師，後改為暫編第二師。盧興邦弟盧興榮為第四旅旅長兼福建省政府委員，因政見不合，十九年一月六日，在宴會席上綁走當時民政廳廳長陳乃元，教育廳廳長程時燧，建設廳廳長許顯時，委員鄭寶善、林知淵及水上公安局局長吳澍等六人，時人謂之「一六」政變。中央調解未成，於是調來劉和鼎師、金漢鼎師、張貞師包圍清剿，盧部當然失敗，暫編第二師司令部改名為閩西剿匪指揮部，以後再改為新編第二師，駐地由原來的閩北二十二縣，改為艱苦貧瘠的沙縣、永安、尤溪、大田四個縣。十九路軍入閩後，該師奉命向清流縣推進，原師司令部所在地的永安縣城，却由六十一師張炎旅接防，筆者曾親聞新二師司令部幕僚人員說：「×伊娘，十九路軍入閩剿匪，却要人家打仗，自己躲在後方。」事實上，新二師之所以能够存在，不為四十

九師之績，是該師位於共軍與十九路軍之間，發生了隔離作用，因此未被併吞。

第五十六師師長爲劉和鼎，安徽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十九年率軍入閩，討伐盧興邦，盧部失敗後，便一直留在閩北地區，師司令部設在閩北的重鎮南平。但十九路軍入閩後，該師便奉命向閩省西北接近匪區方向推進，閩北重鎮南平，由七十八師接防。十九路軍之所以未向五十六師動手，一方面是該師隔離了朱毛共軍和十九路軍的直接接觸，另一方面是如十九路軍對於該師過於壓迫，該師可以向浙江南部撤退。

蔣光鼐、蔡廷鍇兩人前後負有綏靖福建地方的責任，閩西共軍的清剿，當然是他們的任務，所以國軍於二十一年十二月第四次圍剿共軍的戰鬥序列中，列蔡廷鍇爲左路軍總指揮，下轄四十九、五十六、六十、六十一、七十八等五個師，以及新編第二師、暫編第四旅（周志羣）等部隊。但實際上與共軍作戰最力的，只有五十六師與新編第二師，當然的，十九路軍的基本部隊，也有參加作戰的，但兵力都很少，時間也很短暫，這便是十九路軍保存實力的具體事實。

十九路軍入閩後，在民國二十一年年底前後，福州及各縣縣城大馬路旁邊的書攤，過去常出售一些彩色的、有一張報紙大小的，用道林紙精印的肖像，如國父遺像、林主席玉照、蔣委員長玉照，以及觀世音菩薩、關張劉桃園三結義等，後來又出現一種名爲「中華民國偉人」玉照。這張玉照，上面列有數十人照片，中央最上方的是國父遺照，其他人員，便是林主席、蔣委員長、

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馬占山、李宗仁、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中央各院院長、各部長等；最特別的，是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的照片列在上面，且位於國父遺像的左右，該路軍的幾位師長，甚至當時沒有實際職位的翁照垣的照片，亦列在其內。試想當時全國師長有一百數十位，較師長職位爲高的軍長、總指揮、省主席等亦各有數十位，但未列在內。筆者不知道這張玉照，是商人自行設計的，或是福建省政府授意的，更不知道它是在福州印刷的，或是上海印刷的，這種英雄式的自我表揚，誠不值有識者的一笑。

發動政變脫離中央

在「閩變」發生的前數月，便有一「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形，二十二年五月，蔡廷鍇前往香港，迎接陳銘樞一同到福建，陳表示將在閩省長住。十月十一日，閩粵兩省軍事當局會議，表面上是討論剿共計劃，實際是協商如何反叛中央事宜。二十六日，蔣光鼐、蔡廷鍇與朱毛共會訂定攻守同盟。十一月月上旬，全國各地已經盛傳閩省即將發生叛變事宜，因此國府林主席乘回閩之便，曾和蔣蔡等人懇談，希望他們臨崖勒馬，不要走到極端。十一月月中旬，李濟深、陳友仁等入閩，局勢益爲緊張。

從前在大陸時，野心的政客，常利用在校的學生，製造學潮，以達成擾亂社會的目的，十九路軍對此當然亦內行。在「閩變」發生的前數星期，有一日，當時担任福州城防司令的翁照垣（

「一二八」時翁任吳淞要塞司令），召集福州大中學校學生，以及省訓團、綏署幹訓班的學員生們講話，筆者當時是福州師範學校的學生，曾跟隨同學到東湖大操場聽講。福師的學生被排列在最後面，聽不清台上說些什麼。突然，站在司令台上的翁照垣高舉右手，站在前面隊伍的省訓團及綏署幹訓班學員生亦高舉右手，我們文學校的學生，有的舉手，有的沒有舉。接着一位衣穿中山服被五花大綁的人被拖到操場的一角，槍聲一響，槍決了，有的女生駭得尖聲大叫。當時我們什麼都不清楚，翌日看報紙，上面報導說，是一位行政區督察專員，因爲貪污，被全體學生一致決議施行槍決。「閩變」失敗後，我們才知道，那一位專員，是中央派來的，因爲反對十九路軍的政策而被處死。這件事含有二個作用，一是假借民意，利用學生的善良可欺，說這是學生的公意，而將某專員槍決；另一是警告學生，要他們好好聽話，不然某專員便是例子，以收殺雞警猴之效。

改變國號二月而亡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附近，福州的駐軍、警察、公務人員以及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和民衆團體等，集合於福州南門兜附近的南校場內，參加一個我們事前都不知道的民衆大會。

更有一種特殊的氣氛，就是司令台上站着幾十名我們完全不認識的人，一個接一個發表我們聽不清楚的話，台上未佈置我們所熟悉的黨國旗與國父遺像，旗桿上亦未升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

旗。演說終了時，台上鼓着掌，我們站在台下的人，亦零零星星跟着鼓掌，於是升起一面與原來國旗不大相同的旗子，這便是「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成立時的情形，當時我們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翌（二十一）日讀報，始知昨天舉行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筆者當時才十五歲，真是有幸，忝為「代表」之一。在大會上，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由李濟深擔任「人民政府主席」，「國旗」改為上紅下藍二色，中間嵌以五角黃星，並宣佈組織「生產黨」，稱共軍為「友軍」。同日，李濟深等人通電脫離中國國民黨，取消黨旗與國旗，毀滅國父遺像及三民主義等書籍。其口號為：「一國最高權力屬於生產人民，以農工為國家骨幹，商學兵為附屬。」且宣稱與黃琪翔等之「第三黨」相結合。二十四日，陳銘樞自任「行政委員會主席」，以蔡廷鍇為「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陳友仁為「外交部長」，章伯鈞為「教育部長」，黃琪翔為「參謀總長」，蔣光鼐最倒霉，為「文化委員會主席」，因為當時福建，除了學校教育外，根本無其他文化活動。十二月十四日，又宣佈將福建區分為「閩海」、「延建」、「興泉」、「龍江」四個省，以遂其割據的野心。

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章伯鈞、黃琪翔等人，當時都是一些反對中央的失意軍人與政客。李濟深於十八年時，身任參謀總長、第八路軍總指揮及廣東省主席三要職，因與當時與兵作亂的李宗仁相勾結，被中央扣押於南京一年之久，

對中央便心懷怨恨。陳銘樞的背叛中央原因，前業已述及。陳友仁曾任被共黨滲透的武漢政府外交部長，對於中央的外交政策一向不滿意。章伯鈞為安徽桐城人，曾在武漢政府服務，又隨共會葉挺、賀龍等一同行動，組織「中國農工民主黨」，一向反對中央政府。黃琪翔與共黨的勾結，這些人，他們相互之間，亦有矛盾存在，如陳銘樞與黃琪翔部隊，便曾經火拚過二次，但當時在反中央的大目標下，他們勉強集合在一起。

十九路軍這時有五個師兵力，每師大約轄三個旅，每旅二個團，另有一個補充團，兵力約一萬多人。「閩變」後，這五個師改番號為五個軍，實際兵力仍為五個師，當時各軍軍長及兵力部署地點如左：

1. 原第四十九師，擴編為第一軍，軍長為沈光漢，部署於福州以西地區。
2. 原第六十師，擴編為第二軍，軍長為區壽年，部署於福州附近地區。
3. 原第六十一師，擴編為第三軍，軍長為毛維壽，部署於晉江（泉州）附近地區。
4. 原第七十八師，擴編為第四軍，軍長為張炎，部署於龍溪（漳州）附近地區。
5. 原補充師，擴編為第五軍，軍長為譚啓秀，部署於南平、水口、古田三地。

至於五十六師與新編第二師，亦給予軍的番號，五十六師的新番號，筆者忘記了，但新編第二師，却給予第十五軍的番號。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的發動「閩變」，事前當然考慮到當時國內外情勢。日本在北方的侵略

，使中央難以應付，中央軍幾乎投入全部兵力，在江西剿共，馮玉祥、閻錫山、兩廣、四川、雲南等地，不是對中央有歧見，就是成半獨立狀態。故李陳等人，認為當時情勢對他們有利。但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改變中華民國國號，焚毀國父遺像與黨國旗，尤其是改變中華民國國號，這是任何中國人，都不敢這樣做的。袁世凱改變中華民國國號，洪憲政權八十一天便滅亡，李陳等人改變國號，更是不過兩個月便滅亡。聽說毛澤東在臨死之前，也曾後悔地說，他的最大錯誤，便是改變中華民國國號。

李陳等人另一錯誤，便是李濟深自任「人民政府主席」，蔡廷鍇為「人民革命軍總司令」，試問當時極具野心的馮玉祥、李宗仁等人，能起兵來響應「閩變」，而接受李濟深的命令與蔡廷鍇的指揮嗎？再者，一個新政權的成立，應該具有積極旺盛的企圖心，但「人民政府」成立後，將福建區分為四個省，其兵力的部署，將原屬補充師後擴編為第五軍位於第一線，且分散於南平、水口、古田三地，而將最精銳的第三、第四兩軍，控制於遠在後方的泉州與漳州，這種消極後退的措施，它的政權還能長久嗎？

「人民政府」成立後，福州學生受其影響的是：一、福州當時除了教會設立的協和大學和華南女子大學以及私立福建學院外，沒有一所公立大學，因此偽教育部宣稱要將省立福州師範學校，改為福建大學，省立工業高級職業學校改為工業大學，省立農業高級職業學校改為農業大學，很能麻醉學生們一些神經。二、由於時局的緊張

，各校提早放寒假。三、福州中等學校男生，是穿着黑色制服，帽子上有一枚青天白日帽徽，「閩變」後，奉命將舊帽徽取下，改為五角黃星帽徽，但同學們藉口新帽徽買不到，因此有二個月我們帽子上沒有帽徽。

十二月份，我中央飛機有幾次派機飛到福州，空投傳單，要十九路軍速即脫離逆軍來歸。內中有一兩次，在福建省政府與綏靖公署內的空地上，投下一枚或二枚小型炸彈，把地面炸成一個洞，但未殺傷人員。在福州城內南門兜附近的于山及烏石山上，十九路軍配置有高射槍砲，亦向中央飛機射擊，但均未擊中。於是福州整個城區癱瘓了，商店停止營業，機關不上班，民衆攜帶貴重物品與簡單行李，坐着人力車，經過閩江上面的萬壽橋，而到達南岸洋人聚居的倉前山逃難。日本軍閩亦出動部隊，閩江中淀泊着日本軍艦，日駐福州總領事館及該館重要職員住宅的門口，都有日本兵站崗。

光榮英名付諸流水

十九路軍「閩變」後，各方都對其表示痛心，對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的行爲荒謬，倒行逆施，表示非常憤慨。全國高級將領何成濬等二十七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上電政府，請求中央明令討伐閩省叛逆。但看和十九路軍淵源極深，且當時敵視中央的廣東軍政領袖所說的話，便可以看到各方面對其不滿的情形了。

十二月十五日，兩廣政治領袖胡漢民在香港發表宣言，表示反對福建叛逆組織。廣東軍界領

袖陳濟棠在「閩變」之後曾說：「李濟深自任『人民政府』主席……余審度其所作所爲，既不遵奉總理，又不要黨，實感無限驚異，故當事變發生後數日，余即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反對此次事變之議案。十一月二十二日（？），乃由西南執行部發出通電，對閩省政變表示絕不苟同。」

當時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鄒魯說：「這個消息傳到廣州，我十分驚痛，因爲從公諛言，他們是抗日最熱烈的軍隊，而且曾經爲抗日流血，我們應該庇護他們，從私諛言，十九路軍的將領都和我有特殊的關係，我們也不願見其失敗。但是他們的辦法太荒唐了，太違反國情了，不特國人不會同情，就是我們也不能不反對。我們固然感到他們越規得可憐，但也感覺到抗日有光榮歷史的軍隊，一旦歸於消滅，未免可惜，於是用盡方法想把他們從火坑中救出來，終於願大力微，無法挽救。」

南北夾擊煙消雲散

「閩變」發生後，中央本想以政治方法來平定這個叛亂，故直至十二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始下令褫革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之本兼各職。且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蔣委員長發表「告在閩十九路軍全體將士書」；二十五日，中央宣傳委員會爲福建變亂，發表「告全國同胞同志書」；二十六日蔣委員長派機飛閩，向十九路軍空投文告，號召速即脫離逆軍來歸。戴笠將軍亦以當時時機急迫，祕密抵達廈門，轉往漳州，不顧危險，身入虎穴，親自進行策反工作，對於十九

路軍師長沈光漢、毛維壽等在日後的通電乞降，關係重大。而閩省原來駐軍第五十六師，原係中央軍，當然不會改變該師的立場；新編第二師，則給予第五十二師番號，更堅定該師心向中央的決心。

中央當時認爲：要平定「閩變」，必須政治軍事雙管齊下，但是時國軍大部份都在江西剿共，因此當時的戰略，乃是兩個戰爭一次打。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所擬訂的討伐閩逆作戰計劃，其作戰方針爲：「國軍爲迅速消滅逆軍之目的，以有力之一部，編成數個縱隊，由贛、浙邊區分道入閩，先擊破逆軍之主力，並將其餘逆部，由南北兩方夾擊，一舉而殲滅之。」入閩部隊番號及指揮官如左：

- | | |
|-------|--------|
| 總指揮 | 蔣鼎文 |
| 第三師 | 師長 李玉堂 |
| 第四師 | 師長 冷欣 |
| 第九師 | 師長 李延年 |
| 第十師 | 師長 李默庵 |
| 第三十六師 | 師長 宋希濂 |
| 第七十九師 | 師長 樊松甫 |
| 第八十師 | 師長 陳琪 |
| 八十三師 | 師長 劉戡 |
| 八十七師 | 師長 王敬久 |
| 八十八師 | 師長 孫元良 |
| 八十九師 | 師長 王仲廉 |
- 南昌行營並命令第三、九、八十七、八十八、八十、八十九等六個師，在浦城一帶集中，並限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達；第四、七十九、十

、八十三、三十六等五個師，在光澤附近集中，並限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到達。當以上各部隊集結完畢後，始分別向十九路軍第一線三個重要據點南平、水口、古田推進。由於逆軍士氣低落，且僞第一軍兵力分散，故防守南平之逆軍二個團，經我第四、五十六、三十六等三個師之各一部於二十三年一月五日攻擊後，六日晨逆軍便集體投降。水口方面，逆軍兵力亦為兩個團，經我第三、九、十、五十二等四個師的各一部，於一月七日上午十一時開始攻擊，下午五時許，逆軍不支，全部潰散。古田方面，逆軍兵力為三個團，當我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擬於一月十二日開始攻城時，逆軍却於十一日晚遣使請降。

此時蔡廷鍇在福州，迭接前方敗訊，羞憤交集，擬親率其精銳部隊，向水口方向反攻，但以諸戰失利，鬥志渙散，乃於十三日開始，渡越閩江向閩南撤退。我海軍艦艇，亦乘勢進入閩江口，旋我海軍陸戰隊，亦攻克福州，至此閩江以北，已無逆軍蹤跡。至於位於閩南的廈門，亦經我海軍及陸戰隊克復。

此時蔣委員長獲悉中共與逆軍勾結益密，仍圖垂死之掙扎，除派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統一指揮閩省國軍，担任討逆剿共外，更將中央軍區分為四個縱隊，實施果敢之追擊。計：一、第九、十、八十三師為主力縱隊，由閩清進出永泰、仙遊，向惠安截擊。二、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師，由洪山橋、峽兜附近渡江，跟踪向莆田追擊。三、第三師由馬尾乘輪，經廈門在集美、嵩嶼兩處登陸，以主力出同安，以一部進取漳

州。四、第八十九師由閩清，經永泰、仙遊，出永春、安溪，與第三師確取連絡。

以上各部隊奉令後，均奮勇爭先，星夜向追擊目標前進，途中十九路軍未曾作大規模抵抗，僅在江口與莆田附近，發生戰鬥，被我俘虜七百餘人，又在沙溪、楓亭附近發生戰鬥，又被我俘虜三千餘人。一月三十一日，十九路軍全部竄抵

泉州附近，我隨擊各師亦隨即抵達該處，形成包圍，向逆軍猛力壓迫。十九路軍高級將領沈光漢、毛維壽等見大勢已去，乃於深夜通電乞降。蔣委員長本中央一貫和平之主旨，特允予自新，命令十九路軍改編為第七路軍，派毛維壽、張炎為正副總指揮，到二月間，陸續調往津浦及隴海線重加訓練，以備後來參加抗戰建國之用。

聖文
文庫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眾人睡趣聞等篇，篇篇可讀。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